

卷一四三七 賦字

卷一四八三 賦字

卷一四九三 黼字等

永樂大典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八百三十七

賦

大全賦會三

聖人擬天地參諸身賦 盱江鄒子益 天地至大聖明與參擬之位陳
雖異並諸身而曰三稟厥膚聰位乎中而有立揆之高厚質於已運量之
厥初判太極而三才惟聖中兩間而並立揆之大造雖若異迹質以妙
躬曾無二致擬非求合同者此理殊者氣形參則謂何顯而吾身隱而天
地 雖曰德稟膚哲姿全智仁顧藐焉淵穆以中處似判若高卑之位陳
然而職履職載惟職教以何慊辟上辟下揆辟中而亦均皆隱然運量之
妙用非求以擬參於聖人德運乃神任此化工之托迹非求象同然已德
之純 擬者何非規規驗動靜於山川非肩肩揆往來於寒暑三極肇判
一機相與觀上下於堯躬亦率性驗情履於舜已同揆叙茲聖神並立於
其間特幽顯不同於所處明足有臨智足有執為用也弘躬不必象已不
必當並觀其所 大抵合隱顯而觀於迹若異與天地同大惟王則然彼
琮王可禮地由有意於象地璇璣可齊天尚容心於察天惟此則無心於

比擬自然與元化以周旋行焉則矣何待取法動應規矣奚勞象負參之
焉擬非有迹也三者並行不相悖焉大易修之不假範圍之力中庸正此
自同化育之權且以流形於地岳瀆山川有象於天星辰月日是雖洪
造之迹異而有太君之首出其身之正行同攸叙之五其身之修政並以
齊之七果何心擬象以爲參特其用周流而則一想周正集命毋勞占測
日之主諒黃帝服形豈特驗吹灰之律因知位莫而三由泥物理道貫
於一始融性真今此內境湛一泓之水宸襟融萬象之春海晏河清吾心
地之主靜雲行雨施善性天之運神此又能全造化之全體見還有一乾
坤於一身堪嗟思正之太宗德求以合孰謂齋精之宣帝利待乎因然
而天時豈能無早暵之災地道亦或失水金之性聖也德字之春不盡發
育善淵之妙無窮涵泳君子則曰天地之天地有否剝吾身之天地無睽
離何待擬參於上聖江西張深父妙擬天地理融聖神以同出於太
極故默參於此身躬肅智以有臨存誠者至準高卑而與合視已惟均
常人多自累於群形上智獨妙融於三極謂胚腴之始既本同體則踐履
之間固宜合德雖人有一身之天地鮮矣潛心惟聖參太始之機絨擬而
順則神以運德聰而繼天胷中元氣之流轉性內真機之幹旋不形其

形默探與形之始不物於物妙窺生物之先蓋吾身造化同所出也豈妙
用工宰得無異焉作哲作謀方寸洞澄於淵鑑以觀以察一中還有於坤
乾擬之曰陰陽分動靜則我之動靜亦然乾坤具剛柔則我之剛柔豈
異厥初相貫於脉絡反己何容於私偽係星載岳混融形著之誠德降兩
流寔凝合清明之神志非自形自色同一本原何徹上徹下妙參天地方
龍見尸居之際盡性無餘察焉飛魚躍之間反躬皆備言之曰三才異
勢非有極之外物上聖踐形全妙躬之兩儀彼蜉蝣寄天地與物何異醯
鷄處天地豈人所為惟此氣凝五岳之至粹心體北辰之不移乾首尊居
正此元首坤支順通暢於四支使上下蟠際與我無間豈土木形骸所能
自知想文后象明象以德純之日諒伏羲觀法觀於近取之時泛觀夫
中受天地毓和粹於性情形肖天地寓方負於顧趾既同得於氣稟宜因
幸於躬履何虛舟其體者不知厚載之德何死灰其心者未識好生之理
彼形囿宇宙間塊爾者位此心在天地先自然之擬是則照臨運德皆吾
之日往月來行止隨時即我之川流山峙然嘗論物有不倫則擬之力
有待道如本合則參之言可無迨天旱灾殊湯德之配者水惠異堯功之
蕩乎則已憂未得始驗龍菹之放而事責過詳庶幾寬望之蘇使始焉兩

間非有異證則渾若一體果何間吾是則宣既遇災可不行修於贍漢光
非闕野何勞指示於披圖乃若河決何時而多愆自如霜旱何世而疫
形不已不曰錫智之王且因不雨以剪爪懋德之主尚以橫流而罪已如
其不知參擬而徒借天地有憾之說以自文非聖人之心矣

聖人以天下為大器 三山何文龍 天下至重聖人謹持為大器以在
是宜歷年而保之寶位尊臨襲此累傳之慶縣區坐奄作吾巨用之資

聖人瑤圖光紹於累朝寶祚鎮安於中夏謂我家付託斷匪小用故予
心謹重不容輕假虞兆民之上獨膺社稷於朕躬為大器者何長保祖宗
之天下 觀夫濬哲高世聰明冠倫皇天眷命奄爾四海百姓屬心係予
一人可不以此重器負于朕身智足以臨任土地人民之寄安明所置豈
準繩規矩之陳 是器也國家重玉綿亘億年山河巨鎮雄吞萬里要在
永保母容輕視受不在球而在商邑之封域寶非以鼎而以周原之疆理
捨是為之特其小耳五百年曆數相傳之統業屬焉百萬井提封自治之
規模係此 大抵人主以一身負其責以甚大天下非小物顧所置之何
如漢祚石盤關內增重秦邦瓦解殷函擁虛故此萬鈞雖重寧如萬國之
底定九鼎雖貴不若九州之奠居是器可謂大矣在我毋輕置諸五不必

修想舜帝治平之際六何用禮諒成王網紀之初至如爵云公器寧假
人為威曰神器宜伸天討器或寓於藏禮器或形而謂道雖散而為用特
天下之一物矧付予有家乃域中之大寶要將措斯世於無危所以多歷
年而永保抑見重惟仁舉歸仁起海北之夫利以德施觀德聳山東之老
又况鼎命啓中興之運寶龜衍奕代之傳侯圭男璧玉帛甸衛蠻琛夷
貝梯航陸川雖衆寶畢陳固天下之願也然大器當重尤聖人之責焉是
則莫枕于京穆穆迓衡之俗覆盂而治熙熙擊壤之天又當知扶持大
物非綿力之能成經綸重任得群材而為盛鈞璜如望出逢渭水之儼負
鼎若尹來就莘郊之聘然則聖人以天下為大器而賢者又天下之利器
焉見臣賢而主聖潭州周興器孰為大聖宜審觀以臣忠之過計措
天下於常安據寶位之至尊據思有托即縣區之巨用益底多盤當其
乾符方開運以有歸震子亦諸祥之非脫然社稷重任貴在謀早故臣子
至忠過於慮遠非小智所及惟聖人可與守邦為大器者何安天下宜
先正本雖曰潛哲高世聰明繼天國勢民心之盤固祖功宗德之綿延
續曰躋之敬必有日以重耀統星拱之民將有星而祭前特坤器之傳至
重至大故臣計若過不容不然燭照以明當衍我家之慶坤與所奄敢輕

是寶之傳 蓋曰湯孫未立球當念於受商禹子將生鼎可知於傳夏事
機寧至於過慮儲嗣宜容於或舍必本思豫建民俾按堵毋嫡不早定勢
形解瓦繼聖以聖固有待焉非器之器此為大者五百年勅興運祚後歆善承
千萬里奄有封圻豫防輕假 吾知夫臣心知愛君常過所慮天下非小
物不安則危況大器晚成未必無多男之廢而大器難傾當先培萬世之
基此明君欲長世以繼體故儒者合先時而進規要使國本一正而磐石
九鼎宗祏載安而泰山四維器所謂大聖其審宜想文以是傳鼎有難遷
之象諒成能以守寶隆所遺之龜 故嘗謂憲宗中世豈無憑藉之紀綱
文帝元年未可動搖於宗社何大器難獨化切切於絳何大器在所置拳
拳於賈而且國嗣未立衆等之疏力請太子蚤建有司之言具寫蓋續聖
人後當日圖之故為天下計又寧過也必言自魏晉之建始免傳非使書
無楚客之規孰知安下 又况璇源襲慶纔十四世寶運垂休何千萬年
然而燕翼之貽當啓爾後虹流之兆未開厥先宜乎金闕寫丹衷之奏玉
音勤清問之宣謂日夜豫思臣計孰矣雖春秋鼎盛帝心察焉又將見繼
承寶璽之休愈躋于盛恢拓金甌之業永保其全 又論之餽邊大計易
傷田里之和生財大道母蹙國家之命是以壽昌納粟終損漢富平叔更

蓋反虧唐盛是必聖人以天下為大器而所以愛護其器者靡不至焉則
大本不為徒正 盱江高仕卿 本正上聖慮關普天以是器之為大得
其人而後傳據寶位以端臨重離孰繼奄緜區而巨用主震惟賢 蓋聞
祖宗立國固欲衍於基圖嗣續得人乃能安於宗社創造以來有是重任
畀付于後斷無輕假伊天下乃至公之天下器亦大哉非聖人復繼有於
聖人責誰任也 觀夫正位凝鼎握符闡珍纂帝王今古之正統任社稷
人民於一身念金甌自保固無負承家之責而寶奎相傳尤當資有德之
人非建茲賢嗣每謹所授是有此重器與無則均稟德冠倫每異皇圖之
衍曆待人後寶甚於王府之貽鈞 是器也中國磐石億萬載之丕基四
海廣輪幾百年之輿地斷匪小用無容輕畀夏鼎貴矣必夏啓以乃授周
寶重矣非周成而寧遺繼者述者必當其人保之惜之有如此器足以有
臨也思子孫世守之謀擇而後措之皆夷夏生靈之為 天下非小物猶
置器之當謹聖君付後嗣必得賢而乃宜况幾年謹護萬幸脫乘航之險
使一旦輕授烏能無累卵之危故欲奠坤與之廣但當嚴震子之司必文
帝果賢漢重乃奉母扶蘇不立秦車莫支知所重矣曾何殆而置以宜安
請考賈生之語定之不易兼稽李絳之辭 蓋始者應符創業幾載規恢

定鼎建都累朝培植嗟前人付我正期永保於鴻祚豈今日貽謀烏可或輕於燕翼得不嚴國器之守每擇賢輔謹神器之荷必求敏德使其付授之少忽縱欲延長而安得必敬於元子乃貽陳寶之邦非祇若嗣王豈付受球之國抑又論付托於後固有絲延之望儀刑於前當創造之難必也念神璽之重則守位惟謹思銅駝之棘則寢薪敢安毋寶貨玉食嗜好徒逞毋瑤臺瓊室逸遊自盤以此正後代家傳之本斯可堅萬年國勢之磐將見西北舊疆故土重恢於疆界東南半壁諸侯復會於衣冠然昔人嗣皆可立何必推仁孝之聞子固宜繼何必察謳歌之者蓋與其出於已見私以授受孰若採諸衆望為之取捨夫惟今日以儲嗣為天下公器而必參之公論而後正焉大器永傳於天下

聖人實天地之綱紀 盱江鄧王孫 元化攸係聖人是司位天地之中也即紀綱而寶之躬全淵懿之資彌綸所寄首重高卑之統綜理於斯切原兩間所以立者扶植之功一日不容紊者經常之道如非謹重於明主果孰維持於洪造且天地自肇分之後綱紀已存通古今無可泯之時聖神是寶 觀夫濬哲生稟聰明夙彰念太極分兩儀有統有會而大君為宗子是維是綱非彝常一理自我愛護則天地中間伊誰主張膺此珍

符出任宗師之托貴茲統緒俾循高下之常寶之如何正乾之統貴於乾王之良東坤之維甚若坤珍之瑞張理所在扶持者至重堯之經堯但文運謹舜之叙舜惟事治倘非寶此之綱紀母乃塊然之天地一已任成能之責審所當先兩儀有定序之常母容輕視請言夫厥初開太極綱常之理已具其間無聖人造化之功孰全使漢緯唐經有少紊也縱隋珠和璧亦何恃焉故此加珍重保全之意任整齊秩序之權世未知有極順帝則以敢後不可無倫訪洛書而是先予非敢忽乃所謂寶它有足珍恐其不然想黃帝重茲皆屬緯經之域諒伏羲珍此咸歸綿絡之天蓋始者天有天綱紀而日往月來地有地綱紀而川流山峙人知高下一定者序孰識經緯不踰此理聖乃齊而七政首在璇玉叙以九功先修金水非聖人實此是主是宰恐元工紊矣不綱不紀所以建功自武叙倫並惟王之珍德合於文為政喻琢金之美夫然故星珠月璧天象絢綵河帶山礪地維闡珍或晝夜有經既秩既序或東西為緯以平以均此真機運轉果孰王於元造皆一理扶持大有功於聖人不見明三統以運三星志自班生之述叙五行而次五紀範由箕子之陳抑又聞經綸穹壤固已屬於九重恢張治化尤有資於衆正必也經陰經陽金甌碩輔之當軸維藩

維翰王帳元戎之分命夫惟能實天地之綱紀又能寶賢以共寶之咸仰當今之明聖江西汪仲遜綱紀至重聖神謹持為天地以寶此貫氣形而統之崇一德以統臨主張自我秩兩儀而張理珍愛於斯蓋聞兩間實有資總攝之功一日不可缺經常之道使吾心輕視不任重責恐元化無統必虧大造且天地賴紀綱而乃立信有其原此聖明必珍重於其間以為之寶觀夫庠哲高古聰明繼天立一經常之統任兩儀宗主之權若曰德比乾玉當令乾紐之運轉躬握坤珍必使坤維之混全使紀綱不有以寶也雖天地亦幾於塊然眇躬全曰庠之資輔成貴重一意貴統元之妙高下繩聯豈非陰陽有以繩乃循寒暑之經上下無以統必紊尊卑之位當貴所保母輕以視堯舉而經重於堯王之薦文勉以張有甚文龜之遺何常經所在視若珍寶蓋一目不張有虧天地九重儼若宸躬膺輔贊之權歷代重之元化得彌綸之義大抵綱常正理貫三極以統攝明聖贊化謹一心而主張况杓衡天之綱環拱衆星之列江漢地之紀流分萬派之長信所謂商緒周經之秩有甚於隋珠和璧之良山河由此正襟帶咸秩日月自此明緯經有常使大經不謹以不重則洪造孰維而孰綱想黃帝羅星何必元珠之索諒成王經野無煩鎮器之藏是寶也

考之於易網曰祖綱著之於書紀云叶紀向非寶重河圖彌綸八卦之道
寶居皇極紬繹一中之理則何以天以之經歲月運轉地以之緯山川流
峙凡上下千餘年宇宙秩若皆前後數聖人始終寶此使統如失漢漢皇
何取於振金若網既漏秦秦帝徒誇於傳璽常觀天經敷於早勢極焚
虐地維裂於水倫嗟汨湮迨夫周綱復振於鳴佩夏紀力扶於有鈞所以
績用底成自致琳琅之貢蘊隆已殄何勞圭璧之禋於紛擾之餘復秩定
位見統攝之功有資聖人更令績就撫辰亦仰體在璿之玉抑使經勒強
海又將分釐瓚之珍抑又聞習中有造化器與道融心上起經綸理明
德淨故我金石其令謹綸紘於告詔圭璋其行守準繩於德性是必寶一
身之綱紀而後能保兩儀之綱紀焉建天地而闢百聖盱江陳彥誠
網紀至重聖神謹持因天地之錫此任宗師而寶之端履位以有臨妙而
獨運保常經之無墜足以相維聖人貫統形統氣之機妙立極立心之
道謹重一意扶持大造且天地豈能自運予總其權使紀綱少有不齊是
輕其實觀夫黼設冊表璇璣紫宸知此理實兩間之脉絡在吾心妙萬
事以經綸且曰典雖所秩也予必勅典倫固所畀也我當叙倫能於綱紀
視以爲寶所謂天地立之在人以執以臨得工宰獨專之妙曰張曰理誠

高卑可貴之珍 是寶也藏於家兮繩繩父子之倫瑞於國兮總總君臣
之義以齊洪造之常序以秩化工之定位舉堯之經大符堯帝之訓勉文
之緯紹即文王之遺此聖明中有主宰捨綱紀外無天地統御仰聰明之
冠運以不窮整齊合上下而觀保而無墜 請言夫幽明與並立異勢同
理今古不容墜三綱五常况乾成男坤成女人之性本貴而陽為夫陰為
婦氣之和亦祥信彝倫可不珍重在上聖力為主張湯后肇修旒不必綴
成王以治鎮奚待藏則知欲立天地在扶紀綱想尺璧可輕叙道本為於
夏后諒介圭寧用緯方由起於宣王 盖始者瑞陳龜宇胚暉正直之彝
珍負馬圖發露剛柔之理向非寶皇極兮範建周武寶神易兮畫陳義氏
則何以定八卦之首而植立乾統叙五行之次而維持歲紀非秩吾常道
可與立者是有此至珍反為輕耳母若亂繩未理璧徒託於雍郊寧如失
統莫操鼎謾誇於汾水 迨夫人紀一齊地紀截若朝綱一肅天綱秩然
琴入五絃之奏帶兼四海之連貫作珠星合作璧月植為朱草液為醴泉
以此見闡握珍符之地皆有關扶持正大之天更令永以綏民商后弭雉
飛之鼎謹而徽典姚虞正璣在之璿 終之曰鈞衡改正則星且改躔鼎
鼎失調則水因失性必也網戒其陵拳拳補袞之望紀齊所領藹藹繡裳

之詠是又所寶惟賢以共扶天地綱紀焉咸仰臣賢而主聖

聖人接三才理四海 盱江陸定甫 道貫太極聖司治權理四海以孰

是接三才於自然嚮此離明因統元而紹續推而臨御默與世以周旋

聖人即心為夷夏之經綸揭人與乾坤之綱紀續其一脉未始少間治彼

群方曾何強使且四海非三才外物無所容私接三才於四海中間是之
謂理 大以能化廣而運神自渾淪肇判於萬象而總攝實歸於一人所

以身有極之後繼繼建極冠群倫之上縣縣叙倫純乎任理以接以續外
此為治孰成熟孰因祖乾綱於兼御之時使之聯絡通泰道於皆侏之域順

以彌綸 吾非創為之統而臨統一之天吾非強習其紀以御紀為之地

貫必有道治寧任智格上下授人時南秩朔易叙平成厚民生東漸西被

運其機而不強以力舉斯世亦莫知所自陰陽之準民極之立績績匪

私舟車所及人迹所通安安無事 吾故曰總一世權綱初匪容力績三

極脉絡當無已時蓋覆載中物莫踰天地之形氣而宇宙內事不過君民

之訓彝故聖也本諸性以非鑒安群生於不知則皆順帝道化四被智若

行水教聲四馳接之勿使間耳理者曾何強其若曰兼臨三復華譚之語

如云奧廣載稽仲郢之辭 蓋四海乾清坤夷惟驗乎河岳日星家齊國

治所辨者君臣父子然而三統不屬元氣間斷三綱少紊彝倫廢弛是必有叙疇之主乃悅服於內外無修府之君曷會同於遠邇信接而理之非矯拂也特因彼本然以維持是不見堯邦奄有文經相與以運行湯域肇開人紀實為之終始 彼有昧三才於胷中以絕為繼置四海於度外雖安易危霧檢西屠舞殿風雨禍基南幸華清苑池或艷挺趣馬侵國之難作或色嬖羊車亂華之變隨於大造生民孰自絕耳則一縷治脉將誰續之豈止夫仙承臺露於柏梁耗虛者漢人綴衣冰之花綵沸湧於隋 又孰知聖全仁義先得我心聖極動靜互根二氣斂而方寸之變化散則萬形之經緯故曰未理則為三才已奠之四海既接則為三才未判之混元聖乃混元之謂 盱江余子範 聖以順動治非力為合四海以主是接三才而理之洪惟貫道之君妙融其際安彼從風之域各得其宜 切原造化人心有此自然聖明治世因之而已惟順其成法洞洞幽顯故何所容力安安遠邇適聖接三才之一脉形其無形時臻四海之群生理皆自理 觀其德冠于古化馳若神動作蔑一毫之偽流通本太極之真繼善之成績續陰陽之道緝熙之止繩繩父子之倫蓋合氣與形本不外理故成順致利因而治人不可知之謂神顯幽無間推而放諸而準脉絡相因

由是上乾下坤垂世衣裳愛親敬長示人仁義物各付物事行無事配順
得人安竟奄有之域平成治事叶禹會同之地蓋三才之理當然而然故
一人之治因利而利從容以中合財成左右之宜矯揉母容極南北東西
之自 吾知夫一道妙之真自散氣形之內開世運之治豈容智力之私
蓋物物具乾坤惟順乾坤之位而人人有孝悌俾先孝悌之知況此上判
斷熬之極下安慕蟻之思高卑之位為萬世以制禮長幼之倫由九疇而
叙彝吾惟性所性以接此彼自安其安而得其奧且廣焉傳戴稽於仲郢
兼而兩也易乃係於宣尼 蓋謂水惟修則平土居之春既正則厥民析
矣下之平也老老長長政曰善哉父父子子聖乃因彼固有安乎汝止妙
氣形識之統混以兼統立天地人之紀以之為紀非人力強以致焉亦天
理所當如是不見意之同心之得虞舜光施德則合民則懷文王率俾
然嘗謂一而二二而三一之妙無迹極生兩兩生四極之真默傳三才兼
而由性順此四海遠而惟心通焉山川雲雨不出清明之氣臣民家國勿
離仁智之天雖行於不擾俾事物之理也及欽而蜜藏泯識知於寂然更
令入以精神妙屈伸於龍蠖察於上下自飛躍於魚鳶 乃若振杏壇之
四教日月民心揚木鐸於四方墳荒道氣剛詩定禮名教宗主律時襲土

乾坤經緯吁明王不出於海內而三才之道屬夫子焉此率性之謂修道之謂

聖人抱誠明之正性 盱江黃義夫 伊性之正惟誠則明本上聖之素抱異常人之習成妙獨智以有臨心源瑩徹懷一真之不昧天稟純精聖人二五與合太極融融毫釐不雜靈襟瞞瞞與生而俱若此至粹退藏於密非由力保且誠而明謂之性至矣何私維天之命存於心斯其曰抱光以履位淵而冠倫躬兩儀大造之異稟脉五帝三王之本真妙中庸不息曾櫟之監常靜存大易無妄已分之著甚神我所謂性力非以一人不勉不思匪賢者操持之比則形則著皆天然賦予之純 抱者何體胖不欺知至機融室閤無愧神潛境淨乾坤胃次之高厚日月襟期之暉映情不決兮自無失指之失和默保兮妙得流形之正不以人為純乎天命達浩浩於經綸之地精蘊可知欽昭昭於悠久之天私邪悉屏 言之曰無一息之妄斯心境之自徹致纖毫之力非聖人之所為况光岳精英毓作殊常之質則氣象渾涵常如無極之時今此即實心而融我實見妙至理而發吾至知誠則明矣可謂粹矣抱者性之曾何守之非必服膺則動述戴生之語母煩執善不思形韓子之辭 盖是性也愚者障其誠豐蔀斗